

豐子愷著

香港文化供應社印行

藝術修養基礎



第一章 藝術的學習法

學過了幾何，再學三角；學過了物理，再學化學，都是更進一步，再多學一種學問。只要更多出一點心力，或者更多費一點時光，就可以成功。但學過了別的學問，再學藝術，情形就不同：不是更多出力或更多費時，就可成功的。學了別的東西之後，再學藝術，須得心中另「換一種態度」，才有成功的希望。所以講藝術學習法，先講藝術內幕的事是徒勞的，必須先請學者懂得「換一種態度」的方法。

世間有「真，善，美」三個真理。人生便是追求這三個真理的。科學追求真，道德追求善，藝術追求美。人生必須學藝術，便是爲求人格的圓滿。真，善，美，這三者，互相關聯，三位一體；但是性狀完全不同。譬如這裏有一株樹，我對着牠，可有三種態度。第一，心中想起這是甚麼樹，在植物學中屬於何類，以及這是誰人所植，誰家所有的。這時候我所用的心，是心的「知識」方面。第二，心中想起這樹上可收多少果實，樹幹可作多少器具，我打算來採伐牠。這時候我所用心，是心的「意志」方面。第三，

心中全不想起上述的事，而只是眺望樹的姿態，覺得牠是秀美的，或者蒼勁的，或者婆娑的，或者窈窕的。這時候我所用的心，是心的「感情」方面。前面所謂「換一種態度」，便是用心時換一個方面的意思。

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用心的「知識」和「意志」的時候居多數。譬如出門辦事，要察看時候，要辨別路徑，要計較是非，要打算得失。所用的心大都是心的知和意兩方面。難得用感情去欣賞事物。習慣了這種日常生活的人，學藝術的時候也就這樣用心，那一定學不成功。因此我現在特別提出這態度的問題來，教學者注意。諸君要學藝術，必須懂得用「情」。不要老是把心的「知」和「意」兩方面向着世間。要常把「情」的一方面轉出來向着世間。這樣，藝術才能和你發生關係，而你的生活必定增加一種趣味。譬如你出門辦事，專門用心於察看，辨別，計較和打算，你的生活太辛苦而枯燥了。偶然坐下來休息一下，對着眼前的花草風景天光雲影欣賞一下，心裏便舒暢些，元氣也充足了。藝術對於人生的慰安，即在於此。故能應用感情，可免生活枯燥。世間有些人利慾薰心，有些人冷酷無情，有些人形同機械。這都是缺乏藝術趣味所致。他們有時也玩藝術品；但不懂得感情的用法，故與藝術實在毫無關係。

感情怎樣用法？可就眼睛，耳朵，心思，三方面分別說明。因為重要的三種藝術，繪畫，音樂，文學，是用這三種感官去領略的。

一、眼睛的藝術的用法：造物主給我們頭上生一雙眼睛，原是教我們看物象的。但他曾經叮囑我們：「要用眼睛看物象的本身，又看物象的意義！」小孩子出生不久，分明記得這句話，看物象時都能夠注意其本身。後來年紀長大，便忘了上半句，不看物象的本身，而轉看的物象的意義了。學藝術便是補充這上半句的。諸君都聽見過「皇帝的布，非常神妙。沒有道德的人看不見，道德高尚的人才看得見。皇帝相信他。皇帝派大臣去看，大臣看見布機上並沒有布，職工只是空裝織布的姿勢。但恐怕別人說他沒有道德，假意稱讚布很美麗。皇帝自己去看，也看不見。但也恐怕沒有道德，也假意稱讚布的美麗。後來布織成了，衣做成了，織工拿來給皇帝穿。皇帝明明看見是空的，假作歡喜，穿了出去巡遊。民衆明明看見皇帝裸體着，但都恐怕自己沒有道德，大家假意稱讚新衣的美麗。直到後來，有一個小孩子看看皇帝，喊道：「皇帝裸體着，並沒有穿衣！」被他說破，於是大家才覺悟了。」大臣民衆爲甚麼都說假話呢？因爲他們忘記了上半

句，看物象時但看其意義，以爲這裸體必須假定爲有衣服的，故應該說有衣服，就不見裸體的本相了。小孩子爲甚麼能夠說破皇帝的新衣的虛空呢？就爲了不忘記上半句，能夠看見物象（裸體皇帝）的本身的原故。現在世界上，生着眼睛而不能看見物象本身，與那些大臣民衆一樣的人很多。藝術教養，就好比小孩子的說破。可知學習藝術，眼前能見一種新鮮的光景，實在是人生的一種幸福。

由上述的故事，可知「看取物象的本身」，便是眼睛的藝術的用法。倘嫌上述的故事太稀奇，不妨舉日常生活的實例來說。譬如一隻茶杯，你看見了但想「這是盛茶用的器皿，這是我所有的，這是幾毛錢買來的」等，你便忘記了造物主叮囑你的上半句，而只記得下半句了。換言之，你的眼睛便是不懂得藝術的用法的。還須得能夠靜靜地觀賞茶杯，看牠的形狀如何，線條如何，色彩如何，姿態如何。才是看見茶杯的本身。又如一把椅子，你看見了但想「這是坐的傢具，這是紅木製的，這應該放在客廳裏，還要謹防偷盜」等，也是忘記了上半句，不懂得眼的藝術的用法。還須得能夠觀賞椅子，看牠的形狀，線條，色彩，姿勢，才是看見椅子的本身。如前所述，看見樹木，只想「這是甚麼樹，在植物學中屬於何類，是誰所植，樹上可收果實多少，樹幹可作多少器具，我

打算怎樣採伐牠」等，此人也沒有看見樹木的本身。

看見物象本身有甚麼好處呢？淺而言之，大家能夠看見物象的本身，世間的工藝美術一定會大大地進步起來。只因多數人只講實用，茶杯但求盛茶不漏就好，椅子只要是紅木的便貴，對於形式的美惡全不講究。於是社會上就有許多惡劣的工藝品流行，破壞人生的美感。常見好好的磁器，只因樣子塑得不好，花紋畫得難看，而給人惡劣的印象。好好的木器，只因形式造得不好，漆飾塗得難看，而引人不快的感覺。都是爲了多數人看不見物象的本身，因而工業者忽略美術的研究所致。進而言之，吾人對物象能看其本身的姿態，眼前的世界便多美景，我的心便多慰樂，所謂「美的世界」並非另有一個世界，便是看物象本身時所見的世界。古人詠兒童詩句云：「對境心常定，逢人語自新。」對着一種境地心能夠常定。便是說對着物象能夠撇開其意義而看見其本身的意思。逢着人說出話來自會新鮮。便是說看見物象的本身，故能說別人所不能說的話。「皇帝裸體着，並沒有穿衣」，便是「逢人語自新」的一例。

可知要學藝術，必須懂得眼的藝術的用法，即必須能見物象的本身。但最後我須得聲明：我勸你看物象的本身，並非勸你絕對不要想起物象的意義，而僅看其本身。我是

勸你不要忘記造物主所叮囑你的話：「要用眼睛看物象的本身，又看物象的意義。」看物象的本身能發見其美，看物象的意義能發見其真和善。真善美三位一體，不能分割。好比一個鼎必須有三隻腳，方能立穩。缺了一隻腳，鼎就要翻倒的。

二、耳朵的藝術的用法：造物主給人頭上造一雙耳朵，教人能聽。當時也有一句話叮囑人：「要用耳朵聽聲音的本身，又聽聲音的意義！」但人們老是忘記了上半句，而單記住下半句。聽見一種聲音，但問這是甚麼聲音。是敲鑼聲麼？趕快逃進防空洞！是風聲麼？可以放心。是喊救火麼？趕快搬東西！是喊擺渡麼？可以放心。這樣的聽覺生活過慣了，遇到聲音總是追求其意義，就從此聽不見聲音的本身了。凡美必是事物本身的表現。故音樂藝術必是聲音本身的表現。聽不見聲音本身的人，就不能學習音樂。唱起歌來像說話或叫喊一樣，聽見音樂先問這是甚麼歌，便是不解聲音本身之故。故耳朵的藝術的用法，是聽聲音的意義之外，又聽其高低、強弱、長短和腔調。風聲、水聲沒有字眼，你要能在牠的高低強弱長短裏，聽出一種情味來。反之，說話有字眼，你却要能在字眼之外聽出一種腔調來。——好比不懂英語的人聽英國人說話，不解其意義而但聞其腔調。這等便是聽取聲音本身的練習。練習積得多了，聽見沒有字眼的聲音便似聽見

說話一般，能在其中感到一種情味，音樂藝術便可學成了。據傳說，希臘黃金時代，藝術最發達的時代，其人民聽講演，對於講演的音調，比講演的意義看得更重。話未免誇張，但藝術教養深厚的人對於聲音的敏感，於此可知。我國古代也有傳說：孔子有一天立在堂上，聽見外面有一種哭聲，非常悲哀。孔子就拿琴來彈，其琴聲的腔調和哭聲相同。孔子彈完了琴，聽見有人嗟嘆。問是誰，原來是顏淵。孔子問顏淵爲甚麼嗟嘆。顏淵說：「現在我聽見外面有人哭，聲音很悲哀，不但是哭死別，又是哭生離。」孔子說：「你何以知道？」顏淵說：「因爲牠像完山之鳥的鳴聲。」孔子說：「完山之鳥的鳴聲又怎樣？」顏淵說：「完山之鳥有四個兒子，羽翼已經長成，將要分飛到四溟去。每鳥送別他們，鳴聲極其悲哀。因爲他們是一去不返的。」孔子差人去問門外哭的人，哭的人說：「丈夫死了，家裏很窮，將賣掉兒子來葬丈夫，現在同兒子分別。」於是孔子稱讚顏淵的聰敏。這故事不知真假。但故事的意旨，無非是要說明聲音本身（沒有字眼）能夠詳細地表現感情。懂得耳朵的藝術的用法的人，便能從純粹的聲音中聽出一種情味來。孔子稱讚顏淵聰敏。他自己能用琴模仿這種哭聲，可知比顏淵更聰敏。顏淵只能欣賞，孔子却能創作。孔子有一天聽見子路彈琴，說他有殺伐之聲，是不祥之兆。後來

子路果然戰死，被人斬做肉醬。可知他老先生的耳朵聽敏得更厲害。蘇東坡的赤壁賦中寫客有吹洞簫者，說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」，能從聲音中聽出怨慕泣訴的情味來，其耳朵也很有藝術的修養了。

故要用耳朵來學習藝術，即要學習音樂，必須另備一種聽的態度。不要專門聽辨聲音的意義，又宜於意義之外聽賞其腔調。古代的隱士，歡喜住在深山中聽松風聲，聽流水聲。倘其人不解聽賞聲音的本身，實在毫無意味。今人歡喜赴音樂演奏會，聽器樂曲管弦樂曲（沒有歌詞的音樂）。倘不解聽賞聲音的本身，便同不聰敏的隱士聽松風流水聲一樣地苦痛。須知音樂是音的藝術，詳言之，是音本身所表演的藝術。我們平時所唱的歌曲，有樂譜又有文字的，是音樂與文學（詩歌）的綜合藝術，不是純正的音樂藝術。這彷彿是一種合金，雖然也有用途，但論其實，不是純正的金屬。學習音樂，必須學習純正的音樂，即沒有歌詞而僅用音符表演的「器樂」。（有歌詞可唱的叫作「聲樂」。）聲樂不過是音樂中的一種，不能代表音樂本體的。器樂才是音樂的本體。要理解器樂曲，必須從聽賞聲音本身入手。但最後又須聲明：我勸你聽賞聲音的本身，並非勸你聽人說話時也不顧到話的意義，而僅聽其腔調，弄得同外國人或聾子一樣。我是勸你不

要忘記造物主所叮囑的話：「要用耳朵聽聲音的本身，又聽聲音的意義。」聽聲音的本身能發見其美，聽聲音的意義能發見其真和善。真善美三位一體，不能分割。好比一個鼎必須有三隻腳，方能立穩。缺了一隻腳，鼎就要翻倒的。

三、心思的藝術的用法：我們平時對於世間事物的思想與見解，總是求其真實而合理的。然而有的時候，真實合理太久了，要覺得枯燥苦悶；偶然來個不真實不合理的思想與見解，反而覺得有趣。這也是人的生活的一種奇妙狀態。例如幾個大人坐在室中談話。談的話都真實而合理。忽然有一個小孩子，到室中來遊戲了。他把糕餵給洋囡囡吃；忽然又脫下自己腳上的鞋子來，給凳子的腳穿了。於是大人們都笑起來。這嘲笑，不是笑他的無知與愚癡，却是覺得這種生活的有趣，而真心地歡笑。歡笑得不夠，大人們會蹲下來，續做小孩子，向他討糕糕吃。可見兒童生活富有趣味，可以救濟大人們生活的枯燥與苦悶。耶穌聖書中說：「惟兒童得入天國。」從藝術上看，兒童得入天國，便是爲此。但造物主憐憫大人們脫離了兒童的黃金時代之後，生活太苦，特爲造出叫做「藝術」的一種東西來賜給他們，以救濟他們的生活的枯燥與苦悶。故心思的藝術的用法，不妨說就是大人思想的兒童思想化。就是大人的回復其「童心」。

懂得真實地合理地觀看世間事物的大人們，有時故意裝作不懂，發出小孩子說話似的見解來，便可成爲藝術的「詩」。例如：一個女子自己划船去採蓮，採到月出才划回來。本是一件尋常的事。但你不必這樣老老實實地說。你不妨換一種看法與想法，把花月看作人，想像他們都同這採蓮女相親愛，便可得這樣的詩句：

來時浦口花迎入，採罷江頭月送歸。

那麼一說，這一件尋常的事忽然富有生趣，這事實忽然美化了。我們明明知道這話不真實，不合理，是假意說說的。但我們不嫌其假，反覺其假得很好。又如兩人將要分別，在蠟燭火下談到夜深。也是一件尋常的事。但我們不妨換一種看法與想法。而這樣地說：

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垂淚到天明。

好在蠟燭有芯，其油像淚，這詩句就更巧妙了。又如一個人坐在深山中的菴裏，獨自喝杯茶。這事實可謂簡單，枯燥，寂寞之極了。但詩人能作如是觀：

青山箇箇伸頭看，看我菴中吃苦茶。

同類的事實，一個人獨行荒山中，只有一隻白鳥飛來叫了幾聲，其餘無事。這也可謂簡

單，枯燥，寂寞之至了。但詩人這樣說：

青山不識我姓氏，我亦不識青山名。

飛來白鳥似相識，對我對山三兩聲。

上面舉的四個例，都是故意說假話。假的地方，都在把無情之物當作有情的人看。故可稱爲「擬人的看法」。這看法進步起來，有時變成荒唐。在好處也就在荒唐。例如在渭水上想念故鄉，便說：「渭水東流去，何時到雍州？憑添兩行淚，寄向故園流。」仰望廬山，便說：「咫尺愁風雨，匡廬不可登。祇疑雲霧裏，猶有六朝僧。」恨丈夫乘船出門久不歸家，便說：「不喜秦淮水，生憎江上船，載兄夫婿去，經歲又經年。」把眼淚流在河裏，要牠帶到故鄉去。唐朝人說廬山上恐怕還有六朝僧。丈夫不回來，埋怨秦淮河同船。這種荒唐可笑的行徑，簡直同無知小兒的一樣。然而這都是唐詩的傑作，流傳到千年後的今日，還是膾炙人口。

還有一種小孩子看法，是把眼前事物照樣描寫，而故意說不合事理的話。可稱爲「直觀的看法」。例如：

山中一夜雨，樹杪百重泉。

看見樹後面的山中有泉水流着，便撤去樹與山的距離，故意說泉水在樹杪上流着。還有更不合事理的：

孤帆遠影碧空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。

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

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，平沙莽莽黃入天。

江，河，沙都會上天，流到白雲之間。這些話更不合事理。但把眼前立體的景物當作一幅平面的圖畫看時，的確如此。

還有一種小孩子的看法，是故意裝作不識大體，而講些零星小事。而這小事却又能暗示大體。胡適之先生說這好比大樹幹的橫斷面，看見一片便可想像大樹的全體。故不妨稱之爲「斷片的看法」。例如：

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。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

寥落古行宮，宮花寂寞紅。白頭宮女在，閒坐說玄宗。

妾有羅衣裳，秦王在時作。爲舞春風多，秋來不堪著。

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。來日綺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

第一首詩，只說一個睡晏覺的女子要打走枝上的一隻黃鶯。但從這小事中可以窺見開邊黠武時代人民怨戰的情狀。今日的日本女子讀了可以哭殺。第二首詩，只說一個老宮女在講舊事。但由此可以窺見唐明皇一代興亡之迹。第三首詩，只說一件破衣裳。但由此可以窺見人世盛衰無常之相。第四首詩，只說梅花開了沒有。但由此可以窺見離人思鄉之心。這些詩，表面都好像天真爛漫的小孩子講的零星細事。但並非真個無關大體的零星細事，却是可以小中見大，個中見全的。故能成爲好詩。

文學之中，詩是最精彩的。所以上面舉許多詩爲例。學者理解了詩心，便容易理解文心，而懂得心思的藝術的用法了。

總結上文：如要學習藝術，須能另換一種與平常不同的態度來對付世間。眼睛要能看見形象的本身。耳朵要能聽到聲音的本身。心思要能像兒童一般天真爛漫。

第二章 藝術的種類

藝術共有十二種。即 1 繪畫，2 書法，3 金石，4 雕塑，5 建築，6 工藝，7 照相，8 音樂，9 文學，10 演劇，11 舞蹈，12 電影。

這一打藝術，我們須得把牠們分別門類，學起來才有眉目。最普通的分類法，是以我們的感覺機關為標準。對付藝術時所用的感覺機關，主要的不外二個，即眼睛和耳朵。換言之，藝術不外乎看的同聽的兩種。但此外還有又看又聽的，即眼睛和耳朵並用的。故共有三種。看的稱為「視覺藝術」，聽的稱為「聽覺藝術」。又看又聽的稱為「綜合藝術」。還有一種稱呼法：視覺藝術因為必須在空間中表現的，故又可稱為「空間藝術」。聽覺藝術，因為必須在時間的經過中表現的，故又可稱為「時間藝術」。又佔空間，又歷時間的，則仍稱為「綜合藝術」。

視覺藝術共有七種，即前面自 1 至 7。這七種藝術，都是用眼睛看的。普通所稱為「美術」(Fine arts)的，便是這一類。其中有二種，是西洋所沒有，而中國所特有

的，即書法與金石。西洋人寫字不當作藝術，刻印也不成爲正式的藝術。中國則從古以來，「書畫」並稱。又有「書畫同源」之說，說寫字同作畫，是根本相同的。故在中國，書是與畫同等重要的一種藝術。金石，在小小的圖章中雕刻文字，分釐毫髮都要講究，在一切美術中是最精深的一種。其性質介乎書法與雕塑之間，亦可說是雕塑之一種。但此種雕塑設備較簡，研究很輕便。故中國古來的文人，大都能製作或鑑賞。中國畫家大都能書，書家大都能治金石。因此「書畫金石」，三位一體。一幅中國畫中，畫之外有題字，題字之下有印章。看一幅畫，便是欣賞「書」「畫」「金石」三種藝術。這是西洋所沒有的。

除上述三種以外，第7種照相，是以前所沒有，而近來新添的。照相初發明時，大都當作實用品，或工藝之一種，不能獨立爲一種藝術。後來，用照相攝靜物，風景，同繪畫一樣。就有「美術照相」之名。有人稱牠爲「準藝術」。因爲牠究竟太機械的，太不自由，不能充分加入作者的主觀的創作，故不能稱爲正式的藝術。後來照相技術進步，而繪畫趨於寫實，美術照相遂漸漸地獲得正式藝術的地位。

繪畫，建築，雕塑，這三種在西洋美術中向來是最主要的。繪畫是在平面上（紙，

布)表現的。建築雕塑是在立體中表現的。雕塑的立體是僅重表面的。例如一個銅像，只講外觀，不講內部。建築的立體則兼重表面和內部。故此三種美術，所用的感覺各異：繪畫僅用視覺。雕塑直接用視覺之外，又間接用觸覺。(不是真個用手去摸雕像，是觸覺參加在視覺中。故石膏像，銅像，木像，泥像，大理石像，給人不同的感覺。)建築則直接用視覺之外，又間接用觸覺及運動感覺。(不是真個用手去摸建築的各部，到建築的各部分去跑一轉。是觸覺和運動感覺參加在視覺中。故僅講美觀而不宜實用的建築，使人不滿意。)

工藝，是實用為主的一種藝術。例如文具，茶壺茶杯，桌子凳子等一切日用器什，都是工藝美術。這種藝術，是在合實用之外，又必求其美觀。因為實用的條件太苛刻，藝術家不能自由發揮其創作慾，故與照相同樣，在藝術中為地位最低的一種。然而牠的美術的效果，却是最大。因為日用器什，且暮在人眼前，其形式的美醜，給人心情以很大的影響。英國十九世紀藝術教育者莫里斯(William Morris)說民衆的藝術趣味的高下，與工藝美術的美醜大有關係。故欲提倡藝術教育，首先要改良工藝美術。他自己開一買賣家具器什美術品的商店，叫做「莫里斯公司」。所發賣的工藝品，都很講究美